

玉 灌

畦

泉

暇

子 語



玉

泉

子

撰人不詳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灌畦暇語（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玉泉子

唐 闕名

裴晉公度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吾徒僥倖。至於此輩。優與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皆注定。未曾限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著卽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也。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臨事不撓。

李相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答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於是依其次而放。

盧肇、丁稜之及第也。先是放榜訖。則須謁宰相。其導啓詞語。一出勝元者。□□長徐。尤宜精審。時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稜也。稜口喫。又形體小陋。及引見。則僂而致詞。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赭然發汗。鞠躬。

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發其後語而罷左右皆笑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箏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日聞稜等登稜等登豈非箏之聲乎

李德裕以己非由科第恆嫉進士舉者及居相位權要束手德裕嘗爲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投文軸誤與德裕舉子既誤復請之曰其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由是德裕志在排斥

元和初黜八司馬韋執□崖州韓秦處州柳宗元永州劉禹錫朗州韓曄杭州凌準連州程异郴州及咸通中韋保衡路巖作相除不附己者十司戶崔沆循州李瀆縉州蕭連播州崔彥融雷州高湘高州張顏潘州李貺勤州杜裔休端州鄭彥持義州李藻費州內繡州潘州雷州三人不廻初高湜與弟湘少不相睦咸通末旣出高州湜雅與路巖相善見巖陽救湘巖曰某與舍人皆是京兆府荷枷者先是劉瞻志欲除巖溫璋希旨別製新枷數十待之瞻以人情附己不甚緘密其計泄焉故居巖之後湜旣知舉而問巖所欲言時巖以去年停舉已潛奏恐有遺滯請加十人矣卽託湜以五人湜喜其數寬形於顏色不累日十人勅下湜未之知巖執詔笑謂湜曰前者五人侍郎所惠也今之十人某自致之湜竟依其數放焉湘到任憤湜不佑己嘗賦詩云唯有高州是富家之句焉

路巖出鎮坤維也開遠中衢恣爲瓦石所擊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巖以辭能自尙書郎權京兆府事李贇之舉也至是巖謂能曰臨行勞以瓦礫相戲能徐舉手板對曰舊例宰相出鎮府司無例發人

防送嚴有慚色。懿宗晚節，朝政多門，嚴年少固位，邂逅致此。一旦失勢，當岐路者，率多仇隙。附麗之徒，鈞射時態，志在諛媚。雷同一詞，中外騰沸，其實未然也。始嚴在淮南，與崔鉉作度支使，除監察，不十年，城門不出，而致位卿相，物禁太盛，暴貴不祥，良有以哉。初鉉以嚴爲必貴，常曰：路十終須與他那一官也。自監察入翰林，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得老去，皆如所言。

鄧敞，封敖之門生，初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之子，有勢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常爲君展力。寧斬一弟乎？時敞已婚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官至評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之所行卷，多二女筆迹。敞顧己寒賤，必不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挈牛氏而歸，將及家，給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俟卿可乎？牛氏許之。泊到家，不敢泄其事。明日，牛氏之奴，驅其輜橐直入，卽出居。常牛氏所玩用，供帳帷幙雜物，列於庭廡之間。李氏驚曰：此何爲？奴曰：夫人將到，令具陳之。李氏曰：吾卽妻也，又何夫人爲？卽撫膺大哭。頃之，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切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鄧郎，寧忍不爲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於官，二女方牽挽其袖而止。後敞以祕書少監分司，慳吝尤甚，黃巢入洛，避亂於河橋，節度使羅元杲請爲副使從事，後巢寇又來，與元杲竄焉。其金帛悉藏於地中，並爲羣盜所得。

杜邠公，爲小兒時，嘗至昭應縣，與羣兒戲於野，忽有一道士，獨愛邠，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

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既去。惊卽詣之。但見荒涼。他無所有。獨一殿巋然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觀其像。頗類向者所見之道士。乃半面爲漏雨所淋故也。

夏侯孜與王生同在場屋。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侔矣。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茗酒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德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乎。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竟無所聞。孜在蒲津。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往來筆札。累十幅。皆孜手迹也。欣然挈之以謁孜。孜既見。問其所欲。一以依之。卽召諸從事以話其事。

崔殷夢瑒宗人瑤。門生也。夷門節度使龜從之子。同年首冠於瑒。瑒白瑤曰。夫一名男子。飭身世以爲美也。不可以等埒也。近歲關試內。多以假爲名。求適他處。甚無謂也。今乞侍郎。不可循其舊轍。瑤大以爲然。一日瑒等。率集同年。詣瑤起居。既坐。瑤笑謂瑒等曰。昨得大梁相公書。且欲先輩一到。駿馬健僕。往復當不至稽滯。幸諸先輩留意。瑒以坐主之命。無如之何。

皮日休。南海鄭愚門生。春。關內嘗宴於曲江。醉寢於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餽之子。因蔑視之。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素所熟狎者。卽固問。且欲戲之。日休童僕。劇前呼之。昭符知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其囊笥皆皮。時人傳之。以爲口實。

日休嘗遊江湖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旦方宴。

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之所來否。鸚鵡州在此。卽黃祖沉繡衡之所也。舉席爲之懼。日休雨涕而已。

裴助質貌么麼。而性尤率易。嘗與父坦會飲。坦令飛盞。每屬其人。輒目諸狀。坦付助曰。矮人饒舌。彼車饒楔。裴助十分助飲訖。而復盞曰。蝙蝠不自見。笑他梁上鷲。十一郎十分。坦第十一也。坦怒笞之。又慈恩寺。連接曲江京輦勝景。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於此。助嘗與親屬遊。見其父及第榜。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其輕薄如此。

盧隱。李峭。皆滑帥王鐸之門生。前後黜辱者數矣。隱。峭。物議以爲衽席不脩。隱以從兄。擢爲相。特除右司員郎。右丞崔沆不聽隱上省。仍卽見攜於私第。攜未知之。欣然而出。沆曰。員外前日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糾司員外。省中固不敢辭。他曹惟相公命。攜大怒。馳入曰。舍弟極屈。卽當上陳。旣上。沆乃求假。攜卽時替沆官。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未見省。郎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爲右丞李景溫掇焉。迨右司之命。景溫之旨也。至是而遂其志矣。是時諫官亦有陳疏者。攜曰。諫官似狗。一個吠。輒一時有聲。

白敏中爲相。嘗欲以前進士侯溫爲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爲宰相。願求爲我壻者多矣。已旣姓白。又以侯氏兒爲壻。必爲人呼作白侯耳。敏中爲之止焉。

李相福妻裴氏。性妬忌。姬侍甚多。福未嘗敢屬意。鎮滑臺日。有以女奴獻之者。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

聞言於妻曰。某官已至節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過老僕。夫人待某。無乃薄乎。妻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福卽指所獻之女奴也。妻許諾。爾後不過執衣侍膳。未嘗一得繾綣。福又囑妻之左右曰。設夫人沐髮。必遽來報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髮來告者。福卽僞言腹痛。且召其女奴。既往。左右以妻方沐。不可遽已。卽白以所疾。妻以爲信然。遽出髮盆中。跳問福所苦。福既給以疾爲言。卽若不可忍狀。妻極憂之。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明日監軍使及從事悉來候問。福卽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無成。固當其分。所苦者。虛咽一甌溺耳。聞者莫不大笑之。

楊希古。靖恭諸楊也。朋黨連結。悉相期以死。權勢燼灼。力不可拔。與同里崔氏相埒。而叔季過之。希古性行誕僻。初應進士舉。投丞郎以所業。丞郎延獎之。希古起而對曰。斯文也。非希古之作也。丞郎訝而詰之曰。此舍弟源蟠爲希古所作也。丞郎大異之曰。今之子弟。以文求名者。大半假手也。苟袖一軸。投之於先進。靡不私自銜鬻。以爲莫我若也。如子之用意。足以整頓頽波矣。性嗜嗜佛法。常置僧於第。陳列佛事。難以幡蓋。是謂道場者。每凌晨。輒入其內。以身俛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性又潔淨。內逼如廁。必撒衣無所有。然後高履以往。

相國李石。河中未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內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蓋一枝稍短爾。

苗胤。以進士及第。困居洛中有年矣。不堪其窮。或意謂將來通塞。可以響卜。卽命兒姪。洒掃廳事。設几焚

香束帶秉笏端坐以俟一言。所居窮僻，久之無聞。日宴，有貨枯魚者至焉，就復祝其至而諦聽之。其家童連呼之，且挈魚以入。其實元無一錢，良久方出。貨者遲其出，因怒之矣。又兒或微刳其魚，貨者視之，因罵曰：「乞索兒終餓死爾，何滯我之如是耶？」初，耽嘗自外遊歸，途遇疾甚，不堪登降，忽見輦棺而過者，以其價賤，即僦之。寢息其中，既至洛東門，閤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所由來，耽恐其訝己，徐答曰：「衣冠道路得貧病，不能致他與，奈何怪也？」閤者退曰：「吾守此三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柩，後耽亦終江州刺史。」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累舉不中第，乃歸。將至家，妻卽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廻。如今妾已羞君面，君到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卽時而去，竟登第而返。

趙悼妻父爲鍾凌大將，悼以久隨計不第，窮悴愈甚。妻族益相薄，雖妻父母不能不然也。一日軍中高會，州郡謂之春設者，大將家相率列棚以觀之。其妻雖貧不能無往，然所服故弊，衆以帷隔絕之。設方酣，廉使忽馳吏呼將，將且懼。旣至，廉使臨軒手持一書笑曰：「趙悼得非君之壻乎？」曰：「然。」乃告之適報至，已及第矣。卽授所持書，乃榜也。將遽以榜奔歸，呼曰：「趙郎已及第矣。」妻之族卽撤去帷幃，相與同席，竟以簪服而慶遺焉。

李訥除瀏東，路出淮楚。時盧罕方爲郡守，訥旣至，適值元日。罕命設將，送素膳於訥。訥初見欣然，迨覽狀乃將名與訥父諱同。訥建子也，雅性褊急，大怒。翌日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聞之，急命駕而往，舟已行。

矣。罕知其故。遂謝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謹答之。訥去意益堅。罕度不可留。怒曰。大約下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

溫庭筠有詞賦盛名。初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楊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挾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不中第。其姊趙頤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氏偶問誰氏。左右以勗對之。溫氏遽出廳事。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遂無有成。安得不由汝致之。遂大笑。久之。方得解脫。勗歸憤訝。竟因此得疾而卒。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爲人毆擊。擒出春明門。至合大路處。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居而寤。甚困。言於兄弟。床前果失一隻履。且令人於石橋上追尋得之。

杜宣猷大夫。自閩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諸道每歲送閩人所謂私白者。閩爲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閩已下桑梓。多係閩焉。時以爲中官蔽澤。宣猷旣至。每寒食節。輒散遣將吏。荷挈食物。祭於諸閩冢墓。所謂洒掃者也。故時號爲勸使看墓。

故相晉國公王鐸。爲丞郎。李贛時判度支。每年以江河淮運至京水陸脚錢。計七百。京國米價。計四十。議欲令江淮不運米。但每百斛納錢七百。鐸曰。非計也。若於京國糴米。且耗京國之食。若運米自淮至京國。兼濟無限貧民也。糴米之制。業已行矣。竟無敢沮其議者。都下米果大貴。未經旬。而度支請罷。以

民無至者故也。於是識者乃服鐸之察事矣。鐸卒以此大用。

賈相耽在滑臺。於城北命築八角井。以鎮黃河。於是潛使人於鑿所偵之。果有一老父來觀。問曰。誰鑿此井。曰。賈相公也。父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也。耽聞之曰。吾井太大。惜哉。

翁彥樞。蘇州人也。應進士舉。有僧與彥樞同鄉。出入故相國裴公坦門下。以年老優恤之。雖中門內亦不禁其出入。手持貫珠。閉目以誦經。非寢食未嘗輟也。坦主文柄。入貢院。子助。質。日議勝於私室。僧多處其閒。二子不之虞也。擬議名氏。迨與奪。逕路。僧悉熟之。歸寺。而彥樞詣焉。僧問。彥樞將來得失之耗。彥樞具對。以無有成。遂狀。僧曰。公成名。須第幾人。彥樞謂僧戲已。答曰。第八人足矣。即復往裴氏家。二子所議如初。僧忽張目。謂之曰。侍郎知舉耶。郎君知舉耶。夫科第。國家重事。朝廷委之侍郎。意者欲侍郎剗革前弊。孤平得路。今之與奪。悉由郎君。侍郎寧偶人耶。且郎君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郎君可乎。即屈其指。自首及末。不差一人。其豪族私讐曲折。必中二子所諱。助等大懼。即問僧所欲。且以金帛啗之。僧曰。貧道老矣。何用金帛爲。有鄉人翁彥樞者。陡要及第耳。助等即列丙科。僧曰。非第八人不可也。助不得已。許之。僧曰。與貧道一文書來。彥樞其年及第。竟如其言。一無差忒。韋保衡嘗訪同人家。方坐。有李鉅新及第。及繼至。保衡以其後。先匿於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口。韋保衡秀才可以出否。鉅新成事。甚自得。徐曰。出也。何妨。保衡竟不之出。泊保衡尙主爲相。李蠟鎖岐下。鉅新方自山北舊從事辟焉。又保衡初既登第。獨孤雲。除西川。辟在幕中。樂籍間有佐酒者。副使李甲屬。

意時久以逼於他適。私期廼將納焉。保衡既至。不知所之。祈於獨孤。且將解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輒以語侵保衡。保衡不能容。即攜其妓以去。李益怒之。屢言於雲。雲不得已。命飛牒追之。而廼無何。堂牒追保衡赴闕下。乃尙同昌公主也。李固懼之矣。不日。保衡復入翰林。李聞之。登時而卒。

崔鉉。元略之子。京兆參軍。盧甚之死。鉉之致也。時議寃之。鉉子沆。乾符中。亦爲丞相。黃巢亦其族。物議以爲□甚之報焉。初崔鉉。雖諫官。婚姻假廼。私事也。甚。雖府職。乃公事也。相與爭驛廳。甚既下獄。與宰相書。則以己比孟軻。而方瑄。錢鳳。既明。燕宏。大莫不爲之盡力。甚出於卑微。加以鉉亦瑄之門生。方爲宰相。過而誣罔。瑄曰。左補闕。出爲翟陽宰。甚行及長樂坡。賜自盡。中使適廼。遇瑄。囊出其喉。曰。此盧甚結喉也。瑄甚不懌。京城不守。崔氏諸子。並血其族。嗚呼。謂天蓋高。何其明哉。

鄭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盜奄至。即以所有金幣。羅列岸上。而任盜賊自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來。足矣。其女有姿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請行。其賊即取小舟載之而去。女謂賊曰。君雖爲偷。得無所居與親屬乎。然吾家衣冠族也。既爲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汝所止。一會親族。以託好逑。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來二婢曰。公既以偷爲名。此婢不當爲公計。不若歸吾家。賊以貌美。詞且順。顧已無不可者。即自鼓棹。載二婢而去。女於是赴江而死。

劉蕢。楊嗣復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官尤所嫉忌。中尉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家科第。放此風漢耶。嗣復懼。而答曰。嗣復昔與劉蕢及第時。猶未風耳。

杜羔字中立。少年時。贖於財產。它無所求。其所與遊者。徒利於酒肉。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逆旅客有善相者。歷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爲將矣。一座大笑。中立後尚眞源公主。竟爲滄州節度使。初李琢之出鎮。旗竿道折。乃鏹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琢竟無患。而中立卒焉。豈煞之可以應其禍哉。

李贛與王鐸。進士同年。後居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已後之。路巖出鎮。益失勢。鐸柔弱易制。中官愛焉。泊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焉。贛陰知之。挈一壺酒請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相攀也。願先是少接左右可乎。卽命酒飲鐸。妻氏疑其董焉。使女奴傳言於鐸曰。一身可矣。須爲妻兒謀。贛驚曰。以吾酒爲鳩乎。卽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

牛庶錫性靜退寡合。累舉不第。貞元元年。因問日者。君明年狀頭及第。庶錫但望偶中一第。殊不信也。時已八月。未命主司。偶經少保蕭昕宅前。直所策杖。獨遊南園。庶錫遇之。遽投刺。并贄所業。昕獨居。方思賓客甚喜。延之。語及省文卷。再三稱賞。因問外議。以何人常知舉。庶錫對曰。尙書至公爲心。必更屈傾一歲。昕曰。必不見命。若爾。君卽狀頭也。庶錫起拜謝。坐未安。忽聞馳馬傳呼曰。尙書知舉。昕遽起。庶錫復再拜曰。尙書適已賜許。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昕曰。前言已定矣。明年果狀頭及第。

故相盧攜爲監察御史中丞。歸仁紹上初日。傳語攜曰。昔自浙東推事回。韜袋中何得有綾三千匹。請出臺後。自卽官除洛陽縣令。改鄭州刺史。以諫議入至京。除兵部侍郎。攜自洛陽至相臺。百數日間曰。何

不見歸侍郎。或對之云：自相公大拜請假，攝卽除仁紹兵部尙書，人情大洽。

進士李昭蝦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無薦託之地。主司晝寢，忽寤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題處，乃昭蝦之卷，令選於架上，復寢，暗視有一大鼠取其卷，銜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蝦來春及第，主司問其故，乃三世不養貓，皆云鼠報。

魯國公孔緯入相後，言於甥姪曰：吾頃任兵部侍郎，與王晉公鐸、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上後，巡廳謝晉公，公乃言曰：余昔任兵部侍郎，與相公杜弼公、充弘文館學士判事。暮春，留看牡丹於新廳內。杜曰：此廳比令無逸無逸，郊國之元子，降州刺史，修之，止要一間。今壯麗如此，殊不知非久須爲灰燼。余聞此言，心常銘之。又語余曰：明公將來，亦據此坐，猶或庶幾。山公而下者，罹其事矣。以吾觀之，則弼公之言，其大概驗矣。時昭宗纂承，孔緯入相，朝廷事體掃地無餘，故緯感昔言而傷時也。

馬惣爲天平軍節度使，暇日方修遠書。時術人程居在旁，惣隱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慘感，不類於常。程不敢驚，乃徐起，詣其左相元封語之。俄而召元封，屏人謂曰：異事異事，某適所詣，巖遂崇宏，王者之居不若也。爲人導前，見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階，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見。因留連曰：佑之此官，亦人世中書令耳。六合之內，靡不關聞，久處會劇，心力殆倦，將求賢自代。公之識度，誠克大用，况親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物固辭。至於泣下良久，杜乃曰：旣未願，則且歸矣。然二十年當復相見。惣旣寤，大喜其壽之遐遠，自是後二年而薨。豈馬公誤聽抑姑增年以悅其意耶？

李克勤爲大理卿。昭宗在華州時，鄭縣令崔鑾有民告舉放繩絹價，刺史韓建令計以爲贓，奏下三司定罪。御史臺刑部奏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尚書，崔令乃親情耶？何不奏？克勤曰：「裨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贓，奈何言我之過也？」李云：「聞公舉放將數萬矣。」韓曰：「我華州節度使，華州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之民，非公之民。若爾，則鄭縣民乃崔令之民也。」建服其論，乃捨崔令罪，止責授潁陽縣尉。舉人李文彬受知於舍人紇干洎，有同時今京兆府司錄賀蘭洎卒，彬因謁紫微，問今日有何新事？對曰：「適過府，聞紇干洎卒，洎曰：『莫錯否？』彬曰：『不錯。』洎曰：『君又似共鬼語也。』拂衣而入。彬乃悟蓋俱重姓，又同名而誤對也。」

省郎張廷之有疾，過詣趙鄂胗，說其疾，宜服生薑酒一盞，地黃酒一盃，仍謁梁新，說與鄂皆同。過此卽卒。自飲此酒後，所疾尋平。他日爲時相，邀飲，堅虐百盃，訴之不及。其夕卒。時論謂之二妙。

呂元膺爲東都留守，常與處士對棊之次，有文簿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棊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輒已窺之，而棊侶不悟。翌日呂請棊處士，他適，內外人莫測。棊者亦不會，仍以束帛贖之。如是十年許。呂疾亟，命兒姪列前曰：「遊處交友，爾宜精擇。吾爲東都留守，有一棊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當日一棊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亟言之。」慮其憂畏，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於知聞，言畢，惘然長逝。

夏侯孜爲左拾遺，常着桂管布衫朝謁。開成中，文宗無忌諱，好文，問孜衫何太麗，具言桂管產此布，厚

可以禦寒。他日上問宰相。朕察拾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顏冉。上嗟嘆。亦效着桂管布滿朝。皆倣之。此布爲之驥貴也。

李德裕退朝。多與親表裴璟。破體笑語。詢以新事。李問更有何說。裴云。別無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官出牧湖州。飲餞郵亭。人客甚衆。有倉部白員外未至。崔駢郎中作錄事下筵。白自以卑秩。人乘凌競。更固辭上。次酌四大器。白連飲三器訖。飲一器持之。而請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別無事。但何必要到處出頭惱。白踉蹌仆於下座。竟不飲而去。座中有笑者。有縮頭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未。李大怒曰。何山可奈。弟斯言。果有之乎。曰。固然。又問。弟知白員外所止否。璟曰。知其某坊某曲。李曰。爲某傳語曰。員外請至宅。白捧命。又憂恐。比至。李曰。久欲從容中外事。屏然旬朔。不要出人事。旣而。白授翰林學士。崔駢汾州刺史。續改洛州刺史。流落外。不復更遊郎署。終鴻臚卿。

李德裕在中書。嘗飲惠山泉。自毘陵至京。置遞鋪。有僧人詣謁。德裕好奇。凡有遊其門者。雖布素。皆接引。僧白德裕曰。相公在中書。昆蟲遂性。萬彙得所。水遞一事。亦日月之薄蝕。微僧竊有感也。敢以上謁。欲沮此可乎。德裕領之曰。大凡爲人。未有無嗜者。至於燒汞。亦是所短。况三惑博塞弋奕之事。弟子悉無所染。而和尚不許弟子飲水。無乃虐乎。爲上人停之。卽三惑馳聘。怠慢必生焉。僧人曰。貧道所謁相公者。爲足下通常州水脈。京都一眼井。與惠山泉脈相通。德裕大笑曰。真荒唐也。曰。相公但取此泉脈。德裕曰。井在何坊曲。曰。昊天觀常住庫後。是也。因以惠山一巵。昊天一巵。雜以八巵。一類十巵。暗記出處。